



安得長者言
狂夫之言

一

十三

한림사
515
50



信士
515
50

安得長者言



華亭陳繼儒著



余少從四方名賢游有聞輒掌錄之已復死
心茅茨之下霜降水落時弋一二言拈題紙
屏上語不敢文庶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若
粗識數行字者讀之了了也如云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之則吾豈敢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

安得長者言

福事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
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
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
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

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
又須賴諸君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
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惺跬步
少差易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
樣也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
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
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
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
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
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廷以賣直者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

官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歟時過不得
甚矣有味於淡也

賢人君子專要扶公論正見之所謂扶陽也
清苦是佳事雖然天下豈有淨於自待而能厚
於待人者乎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
可以役使鬼神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今人迴顧
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屬官論劾上司時論以爲快但此端一開其始則以廉論貪其究必以貪論貪矣又其究必以貪論廉矣使主上得以賤視大臣而憲長與郡縣和同爲政可畏也

責備賢者畢竟非長者言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廣志遠願規造巧異積傷至盡盡則早亡豈惟

刀錢田宅若乃組織文字以冀不朽至於鏤肺鑄肝其爲廣遠巧異心滋甚禍滋速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

滲漏

火麗于木麗于石者也方其藏於木石之時取
木石而投之水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卽
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
發散
齷齪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
是二言吾之師也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爲小人也
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爲君子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
動皆是暴殄天物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
不仕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有嘿坐獨宿悠悠忽忽者非出世人則有心
用世人也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
攝故也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為繫龍草木至此已為長
旺然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斂則已晚矣故
康節云牡丹含蕊為盛爛熳為衰蓋月盈日
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醫書云居母腹中母有所驚則生子長大時發
顛癇今人出官涉世往往作風狂態者畢竟
平日帶胎疾耳秀才正是母胎時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逃專為立界牆全體面六

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
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
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
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
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用兵者仁義可以王治國可以霸紀律可以戰

智謀則勝負共之恃勇則亾
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
謂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

講道學者得其土苴真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
立道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買卜與
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
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恐
不可不味此意也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
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也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
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
亦閉戶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

元氣為主

願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蓋訛言之訛字化其言而為訛也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奇態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

混沌為佳

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則命與數為無權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
事只此閒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
天道故老而不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
上分去耳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
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

淨種子矣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游俠如嗜酒然易動容
氣當以德性消之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
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田鼠化為鴛雀入大海化為蛤蜊魚且有變化
而人至老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
不同時異而日不同

好譚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

禍則有奇窮

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斂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爲

亂臣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爲權奸佞倖所推既

有損名譽復掣事幾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

之才與不才真明哲之三窟也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卽患難時人求救援

亦當常味此言

俗語近于市織語近于娼譚語近于優士君子

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近福

人之交友不出趣味兩字有以趣勝者有以味

勝者有趣味俱乏者有趣味俱全者然寧饒

於味而無寧饒於趣

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

此病自有此藥不必校量

羅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

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于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噴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義俠得中則為正氣太過則為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故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承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譬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人之高堂華服自以為有益于我然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然則為人乎為已乎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
言多小人之言妄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
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
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
自家體貼
之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
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

言

徐主事好衣白布袍曰不惟儉朴且久服無黧
污亦可占養

河洛卦範皆圖也書則自可鑽研圖則必由討
論古人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圖故有
學而無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惟圖乎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

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
可行的善事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
當面蹉過耳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
道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歿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人心大同處莫生異同大同處即是公論公論
處即是天理天理處即是元氣若于此處犯

手者老氏所謂勇乎敢則殺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
士大夫獨拈民之一字却有味
沓假山無巧法只是得其性之重也故久而不
傾觀此則嚴重者可以自立

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算何者彼既賤老天
豈以賤者贈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切須檢點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

日方不虛生

王少河云好色好鬪好得禽獸別無所長此三

害件所以君子戒之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

來自然酬答不差

人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和之至也人乃同類

人當為

而多乖睽何與故朱子云執拗乖戾者薄命之人也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

主馬牛為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

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

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牛者幾

何哀哉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箇好人幸逢太平復

爾温飽不思做君子更何為也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

恕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天下唯聖賢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

士

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

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趣可

知矣

出言須思省則思為主而言為客自然言少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人疾言遽色怒氣嚱人

人寧有怡者乎

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

竟非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已好修德也濟人

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孔子畏大人孟子藐大人畏則不驕藐則不諂中道也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進善言受善言如兩來船則相接耳

人不易知然爲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真豪傑也黃河之脉伏地中者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器局短淺爲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

金帛多只是博得善處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

安得長者言
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
孫眼淚多亦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以舉世皆可信者終君子也以舉世皆可疑者
終小人也

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任其中矣廉能
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

古人重俠腸傲骨曰腸與骨非霍霍斂弄口舌

聳作意氣而已郭解陳遵議論長依名節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忤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
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

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嗚呼今
之奏疏亦然

用人宜多擇友宜少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

世相

心逐物曰迷法從心曰悟

儒佛爭辨非惟儒者不讀佛書之過亦佛者不讀儒書之過故兩家皆交淺而言深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古之宰相捨功名以成事業今之宰相既愛事業又愛功名古之宰相如聶政塗面抉皮今

之宰相有荆軻生劫秦王之意所以多敗周顛與何胤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於生之重者無逾性命性命于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僧莫接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
有恩而又難有禮

憐才二字我不喜聞才者當憐人寧為人所憐
邵子曰能經綸天下之調才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讀史要耐訛字如登山耐及路踏雪耐危橋閒
居耐俗漢

孔子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蓋聖人之

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其不害于桓魋今人懶

習文字者由其氣不與天地之氣及聖賢之

清氣合故不得不懶也一熱語人都受其鑪

錘而不覺是編尤其傳家要領政如水火救

粟開門日用之物具眉目者所並需也人亦

有學語于齊學步于邯鄲固不若手一編閒

閒下博習日游眉公穀中可也

安得長者言終

有厚文難有禮

憐才二字我不喜聞才者當憐人寧為人所憐
邵子曰能經綸天下之謂才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歲屨合姑不辭不酬此及路踏雪耐危橋閒
賢文字皆由其屨不與天賦之屨又聖賢之
不屨不與其屨合姑賦其不喜于屨與合人醉

跋

夫之言目錄

陳眉公每欲以語言文字津梁後學故熱鬧
中下一冷語冷淡中下一熱語人都受其鑪
錘而不覺是編尤其傳家要領政如水火菽
粟開門日用之物具眉目者所竝需也人亦
有學語于齊學步于邯鄲固不若手一編閒
閒下捷即日游眉公彀中可也

沈德先識

安得長壽言

三

狂夫之言目錄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

始皇有收放

天下三事沒處法

立命之易

顏子有以身諷孔子之意

顏子餘氣所生

東坡云

謀臣如訟師

管仲知鮑叔尤深

管仲能不失國柄

公子糾非君

獨樂樂戲下註脚

齊服楚之巧

伍子胥申包胥心事光明

神仙讀書

曹操如獅子

折節李左車從跨下得力來

韓信打開漢王出路

一軍皆驚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解孔明亦有失

董賈長文章作備

陳平不斬樊噲

項羽如乾之四爻

陳仲微二語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于忠肅與漢高同

好事不如無

大帳薄

英雄倉卒自達

佛書補秦灰

武則天刊定偽經目錄

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父母養子真養志

祿養

唐肅宗靈武非募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許由讓天下非難

智愚相去

左傳史記杜詩

留中者內批之漸

舜有為故無為

修辭立其誠

墓銘求增益

睽卦

渙卦

麥舟非范文正父子所難

孝經春秋甚靈

高帝光武文章

高皇帝勝漢高

劉璋父子原是漢室罪人

惡乎成名

亢卦有兩聖人

事君事親不同

我朝勝前代十事

古禮不可行

刻畫古人

微細流注

聞性不動

瞿谷來巢

史記漢書之別

白樂天善處元裴之間

井田兵法之祖

顯者隱者

容

賈生不知易理

微子

周公善風水

四先生贊

大養濟院

真四皓

錢塘潮

五帝祀

秦火後遺書

客星非子陵

重陽縹緲樓

天書做遼俗

郭象註莊子

清獄

韓世忠岳飛得先手

李鄴侯保韓滉

左氏春秋

童貫書畫

唐公主家法

唐制科八十餘目

詩經諸疑

于忠肅會讀書

皇朝十八十籍目

專公至宋哉

童貫善畫

式丹春煉

李濼封爵韓張

韓野忠岳派野夫手

狂夫之言一卷

華亭陳繼儒著

武塘沈豫昌校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臥龍也每見龐德公拜于床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禽

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吳懷惠會
博浪一槌張子房不必論卽始皇大索十日卽
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
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
威哉茅山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
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僿
人却得此意故其威不褻

唐元徵狀元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

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
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余因思
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慎擇交游
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

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
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真易也其理則
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于我而不求易
于數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

卷之二
以人勝天之說也

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孔子賢之非賢其
安貧樂道也安貧樂道獨行苦節之士皆能之
何足以難顏子顏子王佐才也簞瓢陋巷中却
深藏一箇王佐當是時不特仲由子貢諸儕輩
拉他不去卽其師孔子棲棲皇皇何等急于救
世而顏子只是端居不動而且有以身諷孔子
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環亦覺得陋巷的無此

勞攘厄于絕糧亦覺得簞瓢的無此困頓又其
後居夷浮海畢竟無聊原歸宿到蔬水曲肱地
位而後知顏子之早年道眼清徹耳所以有感
而三歎其賢也古人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
過于師乃堪傳授其顏氏之謂耶故終日不違
不見他如愚惟于簞瓢陋巷時味之絕不露王
佐伎倆亦絕不露三十歲少年圭角至此方見
得顏子如愚氣象

或曰仁者壽而顏子夭何與余答曰顏子太老成當三十之年正當發散而件件務在收斂春行冬令所以早凋又問曰以顏子之賢進無功業退無著述何與余曰張儀有云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况孔子在乎雖然春秋有孔子是天地無限靈秀之氣生他出來山東一隅地有已許大却又出一顏子此應是餘氣所生也餘氣豈能做得功業文章摠能做得亦不過剩水錢山

而已故有堯舜之久而遂有不肖之丹朱商均
有孔子之父而遂有先卒之伯魚大要坐在氣
薄耳惟文王父子最為濟美然管蔡之流言武
王之太白周公之東征皆無復淳氣之守蓋大
地既生文王則餘子亦不免駁雜矣况其他哉
大塊之上必無嘉苗松栢之下必無茂草顏孔
同時幸亦在此不幸亦在此

東坡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甲田院

乞兒自以為至矣然尚不如至人之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者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此亦自以為至矣然又不如菩薩向異類中行化度設法者故雞群之鶴豈同大海之鵬大海之鵬豈望九霄之鳳
東山宿無量壽殿之次
狡兔歿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亾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最多陽施陰翕之謀躡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

効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橫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羈洩從君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亾范蠡之辭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于一去者非獨為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處肅代每事正而

不譎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筭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憚無使人以譎見猜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自多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

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歿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爲無耻知我不著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于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于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

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真相知也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歿推賢惟參

參間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

張江陵以猛爲政其後繼之者劑猛而爲寬數年以來相權旁落几不復振鮑叔一齊大夫識見却甚高其薦管仲也曰臣之所不如夷吾者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便得相天下的肯綮門生問余曰如何能不失國柄余曰刘先主托

孤孔明曰若其不才君自取之此言極可爲猜
險之本孫盛云賴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
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此不失國柄之一事
也他可類見

荆石王公云往過松江見陸平翁偶談及春秋
因問春秋道名分而孔子不斥管仲卽論語亦
然此是何意平翁云節義特學問中一件事故
門不甚及之此言尙未了然余曰管仲之子

子糾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子糾小白皆齊襄
之公子耳若以公子糾爲君則當時置周襄王
于何地故管仲旣歸小白之後劈頭主意便欲
尊周室要見周天子尙在則公子糾不得爲君
公子糾不得爲君則管仲亦不得爲忘君而事
仇也其尊周之意想如此若挾天子以令諸侯
猶是管仲第二念
如何是獨樂七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

何是與人樂也曰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如
何是與衆樂也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
數百人

巧矣哉管仲之服楚也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
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昭王之事

大大則難當苞茅之事小小則易受所以楚子
遂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蓋不知
不覺賺入管仲術中管仲但須得此一句便裝
成服楚極大題目楚服而諸侯響應矣俗儒遂
以舉爲尊周攘夷仲而有靈寧不失咲

伍子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任
他自覆去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伍子胥亦不復
隄防他任他自復去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

行夫之言 卷一
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余讀史至此真
如食哀家梨爽口之甚然爲子胥難爲包胥易
子胥鞭平王之尸辱楚王之宮志行仇雪其湯
天塞地之氣至此一滴無餘矣此不必包胥借
兵人人可以破吳包胥特乘其強弩之末以張
振蒙之勢耳包胥之奇奇在秦庭痛哭又奇在
復楚逃賞如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效若卽時
自刎以從父兄于地下則古今尚有哀而憐之

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旣借吳以報楚獨
不留一效以報吳哉

晉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
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
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
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
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黃山谷嘗云子弟
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

遶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曹公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嘗以
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
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每與談論戲弄言詞
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看膳
皆沾汗巾幘吾鄉何玄朗嘗與趙大周閒論偶
及之大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批擲無
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

以有耗其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
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
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
處也予曰不然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間視知
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破之必矣韓信
折節李左車却是從跨下得力來

嘗問小兒輩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

語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不能答夫沛公之爲漢王也項羽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以示不負三分關中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一人之下者伸于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却自

不同曰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唯邯欣翳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輩看來料章邯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王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却是韓信走來打開的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安得不竝稱三傑至于囊沙背水木罌渡軍之

類特是兵法中巧事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
信之亾也蕭何之追也或兩人商量合做的漢
王娉罵呼大將如小兒信不逃何不追不能激
得他築壇此理似亦有之然韓信蕭何與語便
大奇之則蕭何鼻孔繩索已枉韓信手中信走
不怕蕭何不追他何必美此詭譎以丞相而追
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大
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也但不知蕭何與語大奇

者是何等說話決不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
失載可恨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磬眼中金屑也直到
不夢見周公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
貧今年貧始是貧耳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
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而終吾朝
吳與弼亦云夢見孔子議者謂其墮落魔境乃
知孔子云吾且衰非是真衰正到大休歇處矣至

人無夢愚人亦無夢以愚人而造至人甚難以至人而還造愚人亦甚不易也

或問于余曰孔明亦有失處東結孫吳西攻曹操此定局也雲長守荊州時權遣使爲子求婚雲長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遂有白衣搖櫓之禍孔明此處少調停此一失也治蜀時不置史官文獻闕略此二失也嘗薦姜維于蔣琬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又曰伯約甚敏于

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無人教軍事嘗遣詣宮觀見主上後姜維以此自恃每欲興舉大事卒至漢亡此三失也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嬖慧佞孔明不能屏之使去此四失也余應曰此係君讀史不熟耳雲長在荊州時孔明方鎮守成都相去幾千里孫權倉卒求婚孔明豈能照點得及孔明嘗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科當必念及史官一事况

平日所至營壘井竈園囿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如此鎖碎尚且周到史官安得獨闕想蜀叢之
後收圖籍者無人遂至廢失據孔明文集有二
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一字不
見則蜀史可知矣姜維之才自琬偉之後實鮮
其比維本羈旅托國毋見黃皓恣擅啓後主殺
之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校
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詞而皓亦欲廢維維

以此亦危懼累年出征不復還成都一以伸討
賊之義一以避黃皓之讒孔明六出祁山亦是
此意然而不復剪去黃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
當先主托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
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却又與之惱噪必除之而
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
付之董允允常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
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

曰嘗見董允切齒黃皓我嘗恨之則其情事可知矣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卽吳魏之反間黃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看來孔明何嘗有失君請熟讀史自見耳

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王人策墨纍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旣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爲治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尙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况人臣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卽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難又可知矣武宗時韓公文欲攻劉瑾而屬李夢陽具奏章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此言

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習

燕人有惡樊噲黨于目氏曰官車晏駕將盡滅趙王如意之屬漢高大怒詔平勃斬樊噲平勃計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有親且貴今以忿怒欲斬之恐後悔令囚而致上乃召噲接載檻車傳詣長安平之不斬樊噲非爲漢高實怕呂氏大事記曰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漢高

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洩盧縮之反也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其命雖出于高帝實以呂后椒房之戚也噲以呂氏女弟呂類爲婦生子伉比諸將尤最親噲旣黨汙呂氏若噲歿呂后能忘報于平乎乎嘗對高帝云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帝用樊噲却犯陳乎此語平以是不敢斬噲然項王用諸項亦是六國風氣如齊

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乎
原君魏之無忌皆公族也項王沿習此風故悉
用諸項孰料項伯之有外心乎諸項中唯項伯
最著而餘皆不載姓名史但云諸項氏枝屬皆
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以國姓而已漢
王族甚微僅一曼羨侯兄而不用用樊噲未幾
又欲斬之得無有感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
昆弟之一言乎故以斬噲示公不然何不命他

人而獨命平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

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也不是端冕凝旒南面
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所謂一將有
餘而萬乘不足其亦易之乾卦上不枉天下不
枉田者乎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

杜子美依劍南嚴武嚴武辟爲參謀杜子美有
遣悶詩呈武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桓公
謂孟嘉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若杜

狂夫之言卷一
子美與孟嘉是皆有所不得已也余獨不然最
喜誦南宋陳仲微二語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
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
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豪

伯人又不具舞榭五簷此而伯人祖隋一傑
余嘗嘗飲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人而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狂夫之言卷二

華亭陳繼儒著 樵李王體元校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
蘇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云碁中有
一事昔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遍
裂地而封之其後景凡有所需輒痛剝抑之故
景反而梁亡此後着爲先看也又有高碁曰漢
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

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二公立論甚妙而實不然昔隨何說布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枉方急責英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殺使者因起兵攻楚楚使龍且擊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遂間行與何俱歸漢夫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况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六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看來

項羽欲烹漢大父漢高帝曰我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願分我一杯羹太公以此歸漢吾朝正統土木之變英宗陷虜虜人挾之以邀我如徽欽故事于忠肅曰社稷為重君為輕失一君復立一君矣英宗以此歸國今人既知忌于忠肅之功則不得極口抵漢高之忍

余讀書檇李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逐于施食處張羅樹間以待之余笑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闔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銀鍊之助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

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
所以徃往有攢眉讐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
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
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
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
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
自然穩實曉暢大局而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
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

質者及教之讀子書佛書卽祖祖問他作子書
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子佛
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卽
一部通鑑乃是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
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
之而不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坐史不
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
而文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

編修檢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
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人記
之藏之櫃櫃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
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于修職之
中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煩以語
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擲于交際詩酒之
間卽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
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團局修史亦

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仔細討論宰相
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
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
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
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
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
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
覺真是枉讀了他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

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
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
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
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事
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婁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
匿一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即使與之並爭功
名婁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事結局

冷眼觀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
都關中說高帝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官室嘆曰
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
關中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八即日西行
拜敬郎中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于干戈擾
攘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婁敬取功名于干戈
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侯若敬者不傷
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與至于謁見漢

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着初敬脫輓輅
衣毛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使事虞將軍
欲與之鮮衣囊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
終不聽易衣于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對
大抵倉卒不能自達是用世人一大病敬欲自
達于倉卒之頃故衣褐方表突兀不如是虞將
軍亦不言帝帝亦不復召矣三國時彭萊欲納
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萊非故人又過有賓

客萊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頃客罷當與卿善談
統客既罷往就萊坐萊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
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萊
之登床卽敬之衣褐也萊之因龐統而見先主
卽敬之因虞將軍而見漢高也後李元忠飲酒
罰炙從車上彈琵琶以見齊神武亦用此法大
抵皆自英雄倉卒自達處所謂使人不得不應
之着也

行考之書元卷二
余于丁酉築臺小崑山之陰是歲山寺俄有二
祥稿木蒸芝插竹布葉緇素見聞嘆未曾有無
何董玄宰氏和合北藏至山則瑞芝靈竹之垂
報于斯焉余自是入草堂童子不復負携故笈
每出田清晨良夜老雨苦風拂函展籤作而歎曰
西方之書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謬愛書之
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
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

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藏之
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嘻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
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
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
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
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
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裁神聖之種智倘
有毀大乘訾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

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
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
已于嶽字函得隋眾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
隋眾經目錄六卷又得武周則天氏刊定眾經
目錄十卷而偽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
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
滅蘭草混于束薪鳳鳥雜于鳴鳩是非頗謬一

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墨佛氏之所訶也戕
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
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
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
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
聚塵穢德章露比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
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
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帝

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碼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好食麻苳。前身是從道人中來，出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二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

管林凡經自西域還，勅符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為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剎賓天林，以至麴闍園，與胡商八十人渡狹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賜

九道總管又賜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序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無他則憊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况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殪不啻顛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隱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

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緝寺宇五十餘所番譯道僧二十四人所書經論垂五百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殷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潞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

晉濟寺于偃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
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給度牒勅虞世南
李伯菜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
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
瓢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
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為鬼特示
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
取顯海成最太平而幽三變幻之迹亦時時只

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
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
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
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
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
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
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尚能言
之而武氏揖于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

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歿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途暮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戡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紜經像之所由造與乃知三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邁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々香火情則野姑村媪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芻其肯擁蓮花座而人貝葉之文

乎哉吾故疑曰周武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周武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

行狀之書 卷二
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
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蓋先生卽諸
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
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
不不終其天年

往顧涇陽涇凡兩足弟與余同舟至樵李因論
自親若曾子可也何義余曰此句直精神在大
李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上又問曰此又是何義

余曰大約父母之于亦子無有一件不可志的
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卽如曾子
之養曾皙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
及一所以僅稱得箇可字今人不必遠法曾參
但去取法三家村老嫗養兒自然事父母不敢
在口體上塞責矣

嗟乎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
不成科第是可謂養志乎曰父以此教之子以

此成之如何不是養志但既得科第之後親老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卽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匆匆其捧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鹹酸之類誰復爲之黠檢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體市井負販父兄子弟團團一處其喪殮無日不相共其痛癢無刻不相關卽口體之養未全而養

志却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剝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情則苦嗚呼爲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抑且不能養口體非其忍心如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耳雖然亦却科第二字累他一半蓋父母教之而父母還以自累也所以古來聖賢自曾子養志後獨推尹和靖母子爲不可及

唐玄宗奔蜀太子卽位靈武其始爲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旣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盧薛季涵五上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宮人亂出乘輿至金城驛中無燈貴賤枕籍而寢賊入長安殺妃生皇孫數十人剗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上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二百里至平涼離正位

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艷于此而攘之于草萊荆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區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于靈武遂以真卿爲工部尚書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于諸道始知上卽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

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
制乃知靈武此舉真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
天下也其後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太
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
危遽爲傳襲群臣固請堅不許寘于別殿朝夕
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
以爲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
國忠耳或曰馬嵬之變國忠已斬而于靈武何

與余曰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
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
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
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
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
下吾與姊妹命俱在且暮矣使說貴妃衛士請
命于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史一言便無靈武
之事竟以怙寵懼禍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
狂夫之言不卷二

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
若國忠馬嵬歿晚矣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
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余觀曲禮有云
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有司
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
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本
耳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又不敢輒指出處以

對故漫應如此不惟待前輩之道宜然亦可省
露才揚已之一病也

堯禪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
余獨以爲不難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
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
輶山乘橐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
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蓋
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箇聖人不及鋪張

粧點粗粗具得一片亂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
用處茅茨不剪樸角不斲素題不枿大路不畫
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銅簋之食聊以充虛鹿裘
之衣聊以禦寒不唯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
天下之憂堯鷲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
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
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云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許由之謂也按傳堯佐帝

擊始受封于陶又二載改國于唐乃號陶唐氏
又三載而受禪又曰帝擊立九載政既微弱而
堯德日盛諸侯歸之帝服其義率群臣以致禪
堯乃即位都于平陽之安邑由此觀之禪天下
亦非堯始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
牝見物同而用之異余嘗謂子第云李廣之射
石虎智者驚焉喜是石而愚者悵悵非虎然則智

愚相去豈特三十里是亦柳下盜跖之飴也
左丘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凡子產管仲及諸
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為三十卷篇
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既為春秋內傳又分
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
悼公作國語為春秋外傳合為二十一篇大約
如夏馭春秋晉春秋紀晏子呂不韋虞卿陸賈
之春秋而已非有意于發明孔子也說者謂其

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
合義則枉却左傳也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
評書以司馬談為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
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
本戰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
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
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
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

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托之著書故于刺客游
俠貨殖三致意焉藏副名山自成一家言蓋司
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強而入之正
史之中詆其踈略又詆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則
杜却史記也杜甫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祿
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二川肅宗立自鄜州羸
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
謁拜右拾遺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川流落劍

南結廬成都西依巖武武卒甫往來梓夔間犬
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其詩無
所不有而未嘗專指某詩爲某事某句爲某人
若如此則一部杜少陵如學究訓詁相似則在
却杜詩也

狂夫之言卷之二終

法林精也

昔咬地限一狹林少刻咬學密隨結解

迅不序而未嘗其法林未嘗其法林未嘗其法林

細甲出野欲下五刻也

南蘇為双橋西外氣流方卒南若來對變關大

